

928
Y
2

蘇平仲文集

二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傳

譚濟傳

章貢魏亦諒校董刊

譚鎮撫者名濟字濟翁長沙湘潭人也其先曰世績仕宋官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至濟七世矣濟少力學歲壬辰湖湘騷動濟集衆捍鄉邑會武岡楊完者元帥率其部東下濟遂與俱東甲午次江右以功擢千夫長明年次宣城廣德遂至錢唐兼管軍器軍儲事丙申春除湖州路知事尋陞萬夫長戊戌秋揚完者爲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大尉有郤戰不勝自到死其所部皆欲降張士誠濟獨持不可曰依人烏可不慎今欲得所依莫若往歸胡統軍耳歸胡統軍不獨得所依亦可借力爲揚左丞報讐也於是行樞密院同僉員成立遣濟持書往歸胡

統軍胡統軍者故越國胡公也時以上將鎮建安濟往歸胡統
軍胡統軍賜濟文綺銀枕各二即日署爲萬戶負同僉與諸將
校聞之於是相率歸胡統軍濟歸胡統軍之冬從王元帥攻下
蘭溪金華既已降遂與俱守諸暨遂乘間拔蕭山更佐王元帥
戍建安戰成臨步大捷又捷於金山橋更戍衢州從王元帥攻
下廣信而留戍爲漢陳友諒軍圍廣信從出擊生得偽萬戶一
人吏卒二人馬一遂從衛國節公攻下臨川進兵援南昌引兵
拔建昌凡三年而還戍金華其年十月爲吳張士誠遣謝院判
寇東陽義烏從戰東江橋生禽偽萬戶一人君歲餘復從擊張
士誠軍于新城之龍潭生得偽萬戶一人轉南戰鉛山遂至浦
城敗賴元帥軍南峯寺下進破景江橋寨生得一將四卒更從
曹國李公轉西戰桐廬富陽餘杭遂從下錢塘而曹國選濟爲

鎮撫後從曹國南取建州劍州汀州洪武元年從胡左丞東平
寇昌國海中蘭秀山後一年忠顯校尉勅書下其夏從徐指揮
北征至北平遂屬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追也速丞相軍於大寧
全寧錦州遼河復從曹國赴大將軍魏國徐公于慶陽由涿州
過中山渡澤沁出井陘至大原而魏國已舉慶陽於是別由代
州踰鴈門援大同行至馬邑遇劉平章軍與戰虜千戶一人行
未至大同四十里與大軍共敗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於懷仁
追北十五里得元帥一人又追至東勝豐州黑河雲內乃還明
年復從徐指揮出居庸夾擊雲州遂及蠻子太尉沙不丁平章
軍戰駱駝山等處從攻上都得萬戶一人從攻應昌得院判一
人因逐魯王軍黑松林至慶州古城還次高州從趙左丞往松
利盡諭下諸屯堡還至全寧曹國遣之部送元之降臣及宦官

之北平已而復從曹國追沙不丁餘丁至三不刺野馬川而回
北平以深入賜文綺二北平十班師 詔下還金華而計功行
賞矣例賜濟文錦六帛六被濟 制書其令子孫世襲戍金華
三年為洪武七年調平陽會私鬻鹽者六百餘人出入瑞安之
小村百丈殺三魁巡檢温州衛命濟領軍往捕悉奄捕反接送
獄明年夏青田民葉保五謀反處州衛檄温州衛合軍捕之亦
以命濟濟曰此小孽何足煩吾官軍取之以弓兵足矣即率擁
頭東山高樓三魁洋望仙口六處巡檢往會處州軍于楊山寨
竟破之竄者七十餘人蹤跡禽之然於民秋毫無擾平陽民楊
伯存造偽鈔礮山九年夏事覺濟直擣其地獲之吏嗾伯存授
數十人濟燭其奸詰伯存曰此數十人者為余造印耶抑行使耶
伯存對曰非也吏教我授之耳濟切責吏曰當先按汝數十人

還平陽繼攝者千戶事往往廢闕仍攝以濟攝一年事無鉅
必盡心焉有持燻菜訴者或歸其事有司或以屬各所後必問
所處當否即有不當折以片言無不心服上官或執所見必開
陳使悟乃已濟雖乞謝還而溫人稱之到于今十四年秋平陽十
六都陳以仁亦以造偽鈔發覺其鄉人初聞官來捕大懼既而
探知來者譚鎮撫更相慰藉曰是嘗捕造偽礮山者無懼也濟
抵十六都城以仁及黨與竟還村落聞知其來處州寇吳達
三等犯平陽而帥官軍出討兩百戶戰沒二二父老詣繆千戶
言曰賊勢如此宜集民丁作聲勢今小民所敬愛無若譚鎮撫
者可任也繆將軍謂濟曰無惜一行濟至江南告其民曰事急
矣何不團結相保守咸扣頭曰惟鎮撫命於是其子弟皆荷竹

鎗木楸而前一晝夜得七千人分扼宜山梅奧烏石嶺石塘賊
聞風為却數日毛指揮軍乃至縣西南不殘燬濟之力也已而
延安侯統大軍駐縣境慮寇窮逸入海去選濟沿海往來徵巡
無使舡得下海士卒或散入鄉村害民得以軍法從事巡徼至
下林巡檢訴有游卒十七人宿民家盡縛其家人汚以通賊腰
賂方肆行榜掠擁之去矣濟追及之縱民而縛十七人者還其
主帥曰介卒為凶虐其自治之維時從征者無不乘時擄人兒
女惟濟弗忍云

史氏曰余讀宋史至譚世績傳觀其侃侃立朝憂挫推律而察
身以死未嘗不欣欣慕焉乃今見其裔孫有若濟者所謂賢者
必有後誠然哉方濟與等輩決去就之際非明炳幾先何能令
也奮自投歸 本朝四方從征以成功名而福祿施及後嗣此

其材畧真過人哉天下大定守封疆於海隅間與郡邑之吏共
事舉措輒出人意表仲尼曰君子不器其濟之謂歟其濟之謂歟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思中溫之平陽登瀛里人九歲父仲達喪鞠
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頰左角瘍鑿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
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為計矣正憂懼蒼黃走城隍祠匍匐
泣禱引刀割股肉持還家鬻粥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
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
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
母極孺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咨決不行年三十娶婦陳帷帳衾
褥施于床者襍以錦綉正曰吾在襁抱時母推燥而就溫今吾
母寢處何如而吾乃獲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讓其母陳事姑稍

懈正輒曰要所以爲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爲陳嘗有
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
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爲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帶下伏枕血
糞淋漓正時以手搦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人
人以爲切其脈察其證不可爲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
坐視而不營採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割股和藥藥未進而母
病革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間者及既葬日至墓所未嘗不流
涕於殿正可謂孝義人也已或曰吾見其孝矣烏在其爲義也
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通權貴漁貨賄以自肥愀然曰一時意
誠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資鄉隣故舊喪不能舉者必竭力周
之而又幸好義者徃助之有禁本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會有召
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爲收悲甚正曰而母誠不諱棺歛吾

吾責也本行將半歲其母死正遂買棺收之本丁憂來歸數月
亦死一子猶未晬收之亦正也如此凡十餘人可不謂之義人
乎余友譚君濟翁素慎許可特推許正余固意其必有過人者
及邑士林斌徐光爲余道其事乃益知正之過人而譚君之推
許不偶然矣昔閔損孝而孔子稱之匡章非不孝而孟子辯之
豈爲二子計哉善善扶義庶夫人知所勸爾孔孟之時去古未
遠也且猶如此况千百載之下乎若正者亦難能矣亦難能矣
論著于篇余烏得而廢諸

黃夢庚傳

黃夢庚字伯明弟夢裴字伯晉處州麗水人秦府紀善夢也其
兄也
或奪官獨夢池左迂龍江宣課司大使後以其入課鈔惡繫刑
諸王府官屬或竄

部獄夢與聞凡繫獄走 京師視之會有 詔旨罪無大小得
輸粟邊郡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夢庚日夜憂之計
無所出天幸有此願贖家之田往輸庶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
池持不可夢庚曰父母遺跡與祖宗遺業孰重輕夢池曰我豈
不知弟今日當田耶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
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父母憂赦飲水無不樂
者兄知終已持不可夢庚當擊查關鼓自言 天子輸粟
贖兄罪夢池恐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當田事白其父文彬夢
裴樂然持羨東西奔走從人買白金予夢庚夢庚乃北行七十
餘里道病幾死者數矣然猶自力以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
乃義出夢池夢池在獄中母張沒二弟棺斂盡禮極力營葬事
夢池一如事父其兄 召試京師留關中能江兩人者未嘗不更

當省侍夢庚妻葉夢池妻魏初聞其夫議鬻田輒從旁曰勉之
勉之竊聞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屬
餒死無憾勉之勉之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
論曰昔普明兄弟至相與爭田今夢庚兄弟盡鬻其田以活其
兄無秋毫顧惜意論者往往謂今人不如古人觀此兩家兄弟
古今人果孰愈耶夢池九世祖師恩師恩兄福州鄧度推官四
分先人遺賞命三子各取一分而以其一昇師恩師恩不惟不
較尋推其金帛重賞予兄子若夢庚夢池真師恩子孫哉且世
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夢池鬻田脫其妻或一
人梗之雖不中輟扁詎知不失機會於歲葉與魏可不謂之賢
婦人乎

張毅字彥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面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大同 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讀書而曉法律召為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不辭為書佐治文書見謂勤敏尤潔庶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趙病卒毅棺斂扶護南歸行至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于直沽毅以力薄不能歸兩喪萬里外火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補丁漢祖墳之東服除都督府起為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父客死瓜洲殯焉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為令史都指揮司念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之乃爾日夜憂惋至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還司謁告歸省父母墳墓舉次叔父喪以拊奉錢帛為長叔父壽數日告長叔父曰毅不幸父母沒矣賴有叔父在得相依顧廢半役欲留侍叔父不可

得御叔父以往則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還浙既當量口用俸極其餘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苦戚戚也其叔父曰汝克萬里返葬父母士叔亦賴汝免暴骨異鄉且克番念老身而奉養之有姪如此我且夕死不恨吾姪讀書知顯親大節勉之勉之吾族庶其復振乎於時揚州人見其叔姪如此無不歎曰曩罹兵革之禍鄉里存者百無一二於其父母生不能養而死不能葬况能養且葬其從父若張毅者乎毅亦賢哉余不識毅譚濟翁示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錄且盛稱毅在都司有能聲及居延安侯慎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者之手凡全活者若干人免罪辜者若干人蒙其惠者若干人然則毅可謂仁孝人矣孰得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為有守而不幸為吏也雖為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是子仁錄之齊翁稱

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戲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毅克克之焉往而不爲君子哉余喜文墨吏中有若毅故論次之云

黃母劉傳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爲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却睦寇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立廟鄉郡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爲八世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時歸流濯補綴衣裳遣媿候問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閱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應發應發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脩職郎適道適道父朝奉大夫恭甫而年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衮

實七世云劉爲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輩鮮得其懽心劉委曲奉承食上立侍不徹不退晨昏禮必益茶姑愛之猶女歸應發八年無子乃爲聘娣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歲南一尚無恙然耄矣私念通非劉產而恐劉有他志也憂見于面劉端知其情垂泣曰夫在日妻且猶仰望通終身而視之謹謹矧夫亡乎有如不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字遺孤者有如此自是孝慈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感甚治喪無遠禮營壙信輿以築舉夫之柩合窆焉日夜攻絲絮資通從鄉先生陳公藩學進士業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披書行且讀不覺墮井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父生者不亟娶黃氏宗祀將自吾世斬乃爲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

未成童乞養婦之子劉中孫爲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啻如通
授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旦暮死即其家賞
當奄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鞅鞅然慮刃入卧
内戕之類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隣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
官寘諸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榮與性居而中孫諸宗百
端偵伺凌轢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繼以飢饉科催至集劉
辛苦支吾門戶終無怨意又未嘗廢歲時節祀享與夫族姍
鄉間餽問慶吊禮人益以爲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爲今洪武
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爲汝家婦不幸寡祐二世短命
保汝父子壽孤橫逆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
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則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
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余祖矣雖然思兩世孤節先緒不絕如

纒克有今日益感激續聞充宗以成吾志爾焉可不勉言畢而
逝卒七十有九今性以雅饒稱于鄉君子謂性之賢劉之教云
史氏曰余聞世之妻之弟王崧道剛事未嘗不喟焉爲之太息
其豈非再造黃氏之家者乎始有涌次有性其後性獲全皆藉
之由是黃氏之先不遂爲若教氏之餒非再造其家而何蓋不
獨孝節之懿無媿囊倫其存心之厚先見之明勇而材又孰能
企之或曰何居夫不妬而爲夫寘少室斯不亦存心之厚乎計
通必死而爲納婦斯不亦先見之明乎中孫兇暴以身拒之而
迄脫性非勇而能之乎隻身持家政遭多難而家滋殖非材而
能之乎若劉真女婦而丈夫哉於嚴賢乎矣

陳節婦傳

陳節婦胡正溫州平陽縣人朱國子傳士考其曾大父也考與

保有陳氏之胤可不謂難哉君子過其門指曰是家有節婦歎息而去節婦嫠居五十一年卒卒時年七十二

史官曰世所貴閨闈之家者豈以其傳珪襲組哉儀法嚴飾被及後昆至更數世而不移世教有所賴焉故也有若國博胡公兄弟並起進士則其教之行于家必有可觀者矣至於孫曾雖婦人女子亦能以貞節自守食菽飲水不可屈撓君子之澤入人之深如此哉余特表而出之作陳節婦傳非惟以彰胡氏之賢亦將以愧夫世之生長故家而不令者云

天刑生傳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免闕因名闕而自號嗣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瞽吾聵吾瘡吾鉞者

兄國史院編脩官若俱以神童登嘉定丁巳第節婦年十九父
祺孫以妻同縣陳彦道彦道於宋黃州通判用中為曾孫歸陳
氏三年生一子泰夫而彦道病卒節婦屏脂澤弗御惡并姑服
人不能堪而安之彦道族之人風以再行節婦向姑泣曰妾何
敢爾也夫亡婦稱未亡人藉令無子亦辨作陳氏鬼况有子乎
妾幸生長衣冠家曰聞禮義之訓豈可與閭左無識者伍而寧
先乎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大氣弗若老姑幼子將仰之誰其
有不失所者耶言已泣不止其族人風之不動則逼之節婦曰
我知之矣欲我他適而奪吾之田余田與節孰重輕即棄田以
昇夫之族而日夜力紡績仰以養姑俯以育子銖積其餘必葬
其夫子長聘宋刑部尚書周坦之玄孫汝為之室姑享年八十
乃終以禮喪奠之惇惇一婦人既完其節又克盡送死之禮而

保有陳氏之胤可不謂難哉君子過其門指曰是家有節婦
歎息而去節婦娶居五十一年卒時年七十二
史官曰世所貴閨闈之家者豈以其傳珠襲組哉儀法嚴飾被
及後昆至更數世而不移世教有所賴焉故也有若國博胡公
兄弟並起進士則其教之行于家必有可觀者矣至於孫曾雖
婦人女子亦能以貞節自守食菽飲水不可忘君子之
澤入人之深如此哉余特表而出之作陳節婦傳非惟以彰胡
氏之賢亦將以愧夫世之生長故家而不令者云

天刑生傳

天刑生者名關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免關因名關而自號
嗣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
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曠吾董吾暴吾鈇者

孰爲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隱乎古之刑幾而吾今
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惡情
乾沒內庫物簿錄其家就逮 南京 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
其家財而縱之歸 天子即天也 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
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主柄作
威福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
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
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隱致邪夫天於人也
隱隱猶且察之而矐之薰之攪之欮之如此則陽爲不善者又
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
刑黷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
事者可矐可刑可劓可戮者可勝數不于彼是劓是刑是則

是戮矐乃陰矐生目薰生耳擁生手欽生足不既失刑乎所謂
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
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誣天也歟哉或曰
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
刑其可劓可刑可劓可戮者善者可息而惡者可肆耶生俱弗
之若驟然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生姓潘
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
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然
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怒哀弗顧人以此嚴憚之
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之生今杜門不復
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今生不以疾廢 詔起文學士儒生且
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江何輩拜御史亦且諤諤如乃袒而生竟

以疾廢矣君子皆爲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爲善人乎而其疾患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直如此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爲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在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梁道士傳

梁道士貞者字松間處州麗水人其先世仕宋多由儒科起家禮部侍郎倚最顯貞禮部之第制茶材之曾孫也八歲喪父母十二投紫陽觀爲道士時玄妙觀有高士曰特授希玄先生楊景雲以道化遠近貞居紫陽六年不見道乃入玄妙事希玄訖傳其道希玄弟子數十百人而貞爲高第希玄既歿去貞遂濟

江踰淮涉汴過呂梁以至燕山碣石候羨門安期生之徒特進于大宗師一見器之留居蓬萊宮十餘年乃與集賢天學士六十四薦于朝得處州路玄妙觀住持提點領本路道教事貞南歸領職未一年

今天子命越國胡公取處州貞入青田

山中以避胡公延之相見乃詣軍門見胡公則軍士即觀而屯固無隙字矣道衆死于鋒鏑與赴水投崖死者相枕藉也於是收而掩之即藏殿以栖丐食飲以卒日所親闕館招之辭曰吾所以如此者祖師之香火不可委而去之也不往軍士毀虛皇壇繕城貞稽首曰壯士幸勿毀而毀不爲止則卧壇上曰此不可毀也即毀當身與石俱碎耳軍士惕其言乃止不毀而更爲葺之耿院判俾建普大齋所獲信施以贍其衆以予各莊市牛種一髮不歸已稟後二年苗軍亂復作衆不汚觀不燬頗頽焉

及參軍胡深歸鎮虜州俾建醮三日夜參軍顧觀之梁棟傾圮
曰失今不治他日將何所用力貞曰前年預借糧去年行和糴
道士憂徵輸之無從取也暇治觀乎參軍惻然為捐觀之糧三
百餘石施以白金二百兩鹽二千斤貞即盡心殫力支歌危補
罅漏既迄功慨然曰粗足塞吾責矣辭去參軍與知府程孔昭
不聽會嗣天師亦強起之乃復為強起雖起然熱去一切俗務
而獨求諸內一室蕭然數惟廢几人不堪也而燕處超然客至
對坐清談竟日無一語及世間事得酒即滿引竟醉遇其得意
發雅琴鼓一再行使人目擊而意消四方賢士至虜州無弗款
門願見之郡嘗天旱長吏遣巫禱雨者禱且兩月終不雨何指
揮者詣貞請禱貞謝曰不能無已則設醮耳然不竭誠雖設醮
雨不可得也指揮乃命貞醮方歲事當午日炎炎如烈火俄陰

雲四合大雷電以風雨大作三日乃止咸以為貞所致詠歌之
貞曰我豈能致雨雨適與離會耳諸公聞之曰長者長者建州
兩道士爭住持相與愬于中書丞相李公命玄教院擇高行道
士往平之而玄教院以屬貞貞至建州折以片言兩道士委服
乃奉幣物為貞壽貞即罵曰若等出家者乃爭至煩我遠來市
人不若也何復以市人處我趣反而幣物無以黠我也兩道士
慙而退初希玄蛻去常住收其田而其遺蛻父莫為瘞者及貞
歸自燕始鑿石室麗山冢頂瘞而樹碑焉貞之留燕也與上元
楊敬脩為友往來相善敬脩病貞為延醫具藥靡廢三千緡錢
後貞南歸敬脩從人假貸以償貞曰朋友有通財之誼何以償
為君遠客此士而我行且歸鄉里何以償為敬脩持錢來償終
已不取貞自燕歸無幾時敬脩從經略使經略江南行次虜州

經略使得便宜除拜教脩又用事郡縣官可立得也敬脩見貞
刮目焉且曰若有親故欲得官者以姓名來貞謝無親故群嗜
進子爭啖貞以重賂要為關白貞大驚且怒曰我豈為若輩關
白者耶人以告石末然政舉政嘆曰此真道士也益敬重之貞
既出家為道士惟一兄行年五十不娶貞每暮謂兄曰兄先人世
猶奈何不要異日宗祀將誰屬者而兄終不肯娶貞涕泣以告
族姍曰兄不要梁宗誠不祀矣幸為我勸兄其言懇款惻怛族
姍相率勸其兄其兄乃肯娶貞整橐中金為兄娶婦曰兄娶果
得子得子梁宗以祀整金以全梁宗誠不恨兄娶連得二子而
卒時其長子三歲其幼子生未周碎令長者年十三幼者出就
外傳教字一出於貞有族子六歲而孤貞所以教字之者同於兄
之二子今亦且冠矣此皆德行固君子所汲汲者貞托迹方外

而介則其見重於四方賢士豈徒以道術哉

論曰始余見道士蓬萊宮時道士方客遊而意氣自得視其類
輩輿騎劍履侍祀帝所殿如也後見于玄妙則被璽書領鄉翻
道教人皆為道士榮而道士澹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道士令
又二十年及見之亦無毫髮異始見時年已六十餘矣目光矍
矍燦人似欲飛動此非有道者耶余亦安足知之次其平生事
于篇殆見其衡氣機也括多名山盧仲論章居簡徐虛寂之流
托焉而出入人間道士括產也詎知非其徒耶

序

林氏族譜序

平陽林氏五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四溪宋中葉自四溪析居
嶺門嶺門之族字敬伯者持其譜圖指示余曰惟我林氏自周

博陵公歷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千七百餘年其名字世次皆於此見焉然以時論之今距宋唐未遠也上距晉魏則遠矣又等而上距漢秦周則已遠矣遠者難稽近者易考易考者當詳難稽者當略今吾世譜顧詳於遠而難稽者畧於近而易考者無他焉年代綿邈卷帙浩繁兵火之存更存於散軼之後得於毀裂之餘由唐而上全而有徵由唐而下不全而無徵故也吾於其有徵者既不敢忽而不錄於其無徵者亦不敢妄求曲證故以舊譜宣于前而斷自所可知者爲嶺門譜系附于後蓋林氏之在平陽也皆祖福唐尉後若干世徙四溪又七世徙嶺門又五世支爲四房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雖窮親雖盡而同所自出也先生倘以爲弗畔則願爲我序之於戲君子重乎譜者非以誇門地也所以慎同異別親疏也故无所據而

強加之是謂誣其祖可據而反遺之是謂忽其先誣祖不孝也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爲不妄援於已遠不輕棄於已疏真知孝之道哉仲尼不云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古今林氏以德業顯者余不暇論姑言敬伯之所自出者焉若福唐尉之執喪廬墓可謂孝矣若知諫院之直言極諫可謂忠矣事親不過乎孝事君不過乎忠臣子之事君親而於忠孝無憾可謂盛德之士矣盛德者少百世祀此其子孫之所以有行而無替也自今敬伯率其族人相與勸勉處家庭則以尉之所以事親者事親列朝著則以諫院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則信乎能繼述矣其於孝也又何加焉余見林氏之福澤方來而未艾譜之所書豈但若是而已哉

譚本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齊之附庸也入
春秋三十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
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爲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爲氏而其後有漢
譚平定亦有去言爲覃氏者而其後有梁東南寧州刺史覃無
克而齊明帝時零陵有譚弘質以四世同居旌表門閭復稅
役長沙譚氏莫詳其所自出有仕版宋爲禮部侍郎贈端明殿
學士者名世績其先自南昌來遷而長沙之譚氏自端明公始
顯蓋自端明而下及今八世矣子孫餘碩其以才學行誼自見
者往往有焉至正壬辰丁亂以來族人四出避難族譜由是散
軼其七世孫濟大懼久而後人不知其世也來謀於余余以爲
宋豫章黃文節公之爲譜也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
皆略而弗着蓋慎之也今取法於斯其豈不可乎於是斷自所

知爲本房圖既成復屬余叙叙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
以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由漢以下宗法廢而門
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與近代
言族譜者二家爲法厥各不同世經人編取法史氏之年表則
歐陽氏也系聯派屬若禮家所爲宗圖者則我蘇氏也其爲使
人重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義明詳其支之所由分而親親
之道立則未嘗不同也尊尊親親而譜法盡矣是故宗法既廢
之後先王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遺意猶掣然於族
譜見之君子無志於存禮則已有志於存禮者其復忍置而弗
講乎譚氏之族遠矣其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所以莫詳者
兵燹之荐更載籍之無徵焉耳今濟之爲書雖不能如我蘇氏
致詳於所親而不遺於所疏然於歐陽氏之法庶幾有合焉粵

自天下多故雖名士族鮮不苟簡以廢禮而濟獨汲汲於此加
之意其可謂知禮也已矣濟字濟翁今以忠顯校尉為管軍千
戶所鎮撫守禦金華云

黃氏家範序

治國非難治家惟難古有是言也夫國大而家小不難其大顧
難其小何哉家主恩者也而其流也滅義至于滅義矣欲家之
治豈易易乎故欲治其家者必以義濟恩以義濟恩全禮法則
何以哉漢唐以來士庶之家雖服窮親盡而能聚族以居若東
平張氏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今浦江鄭氏亦惟範之以禮法而
已矣故範之立不惟可以治家抑亦可以保家鄭氏同里黃君
資善有見於此爰立家範總九十則自冠昏喪祭下至米鹽細
務事焉之制有禮有法的然可行乃以告余曰吾與吾弟資深

資文合食而同居非有範也而歷三紀猶一日者親也今吾之
子與吾弟之子十有一人矣自今而後吾之孫與吾弟之孫不
知其幾人焉吾之曾玄與吾弟之曾玄又不知其幾人焉親者
能必其不遂至于疏也燮而不為之範可乎此吾家範之所以
作也若夫損益之則繫于焉是望於戲君家之範豈余得而損
益哉為君叙之可也叙曰國之所恃法焉耳矣其立與立其廢
與廢故一日不可無之然法立而不行謂之襲法法立而不奉
謂之玩法法立而不遵謂之悖法悖法玩法其責在下襲法其
責在上有法而襲與無法同有法而玩與無法同有法而悖與
無法同家之範猶國之法也其可一日無哉使有範而與無範
同則雖立範又何貴焉則範雖立又何補焉是故善治國者行
其法者立賞玩其法悖其法者無宥夫然後法無不行而國無

不治治國猶然而况治家乎今黃氏之家有範矣其克奉與克
遵者必賞以家範之賞其不克奉與不克遵者必罰以家範之
罰何患其不行而家之治也又何難哉合食而同居雖百世可
必也抑黃氏義家也義家子弟不待乎範而興行孝友平由禮
誼固當苟待範之立而後勉強人斯陋矣矧範之以範而不奉
焉不遵焉至于見罰而猶不耻焉不悔焉不勉焉則亦匪人也
已矣則亦匪人也已矣於戲言出余口猶有弗忍焉者孰謂黃
氏之子孫而忍為之辱尚念之乎尚慎之辱

吳氏孝義集序

孝義里在諸暨縣節孝鄉即南宋曹恩所居里也恩事見會稽
志而里定由恩以名里之吳氏其先世居開化鄉之峽上宋熙
寧中玄丘居士泗由峽上來迂而孝義之有吳氏自此始傳十

一世至筠西翁宗元而家益裕族益大乃同室廬以處合釜爨
以食通其有無共其休戚子孫遵之今且五世矣閨門之內秩
秩乎其肅穆也群從之間抑抑乎其慈良也小大之政井井乎
其有倫紀也吉凶之禮鑿鑿乎其中桀度也隣里之中諄諄乎
其盡恩禮也僕隸之微循循乎其能謹勅也道其里指其門而
相告曰此居孝義里而行義無愧前列者確乎人人無間言也
筠西之孫鍼念作始之難而懼保終之不易尚與來者無替詒
謀而相與繼述之比孝義集之所以編也親親之道莫大乎昭
本始故謂圖先之開家之方莫急於守先訓故家教家範次之
文辭所以鋪張德美者也故記序銘讀次之而歌行附焉墓誌
所以垂示悠久者也故碑銘行狀次之而挽詩附焉人之交也
各以其類觀其交際而其人之賢否攸見故尺牘次之犬人畜

也性於孝感於人而然也故孝大錄次之釐爲八卷繕寫成帙
因其鄉先達桂仲晦請余爲之序予觀天下之物厚其積而後
其勢隆浚其源而後其流遠世家之澤有引而無替未有不由
子孫之善繼善述者也善繼述者將何所致其力哉亦惟盡心
於日用彛倫之所當爲者而已耳是故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
順兄弟之友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
同此理故賈氏之於吳氏姓雖異而孝義之行若出一人自南
宋至于今時雖殊而孝義之聞若在時性之在我雖異時異姓
之人猶且同之何獨至於同時同姓之人而不同乎是集之編
其名蓋有由矣夫以八卷之書不忘其所始則觀是集之人其
可忘其所本乎故能克孝義之性斯能盡孝義之實盡孝義

古詩選唐序

之實斯能延孝義之慶延孝義之慶斯不失爲孝義者之後而
可以居孝義之里詩書所稱聿脩厥德追配前人敏學不望之
來裔乎尚懋勉之不然徒有是編也亦未矣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
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
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
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
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秦魏齊諸
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
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邠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
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

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
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
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
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為騷此
騷此變而為樂府為選為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
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
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
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
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
楊伯謙選唐詩為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
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
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言如水之日下

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
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
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
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
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
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
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
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禁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
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友蒙陰縣簿
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賦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
隨其世次釐為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

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爲風爲雅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柰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况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備其論之確識之曼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

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篇端也

重校漢隸字源叙

重校漢隸字源六卷臨川宋季子所輯不鄙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季子之輯是書也夫豈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言哉雖然曾璧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爲隸古定非漢始有是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胥則隸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爲字源何哉隸雖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隗子玉蔡離梁鴻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爲隸字之源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拘於今之厚徵於古之略臨學之家扭于習熟

承其譌而踵其謬所從來久矣焉志于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
本諸漢烏乎本哉夫本諸漢者豈曰僕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
漢法六體書試吏蒼頡之教史籀之學夫人誦而習之字學猶
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
已六書既通彙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
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尚論書法之源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
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也因之以周衰
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掌小學之所教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
字字序等書猶有足徵焉者誠能反本循源而求之於斯其於
形聲事意轉借之辨何至於昧文字子母聲音之源何至於迷
波磔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乖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
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書之爲書者其可畫漢而遽止哉此宋

儒叟機字源之所由作而季子之所以重校也歟韓愈氏有不
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祖述兩漢途之迷者希矣根柢六書源之
絕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綽然有餘裕矣豈惟隸哉豈惟
隸哉漢求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季
子生車書混一之代年學俱富志于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此書
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倘有事於考文將
於是乎徵焉抑聞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杜鄴從敞
子吉得其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
名君子憾焉今季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
師亦賢於敞也已矣

偏旁辨證序

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焉侯

病世之學者於書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偽踵誤十八九乃爲書若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爲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進士通守其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廢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叙之于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爲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殘教弛已久書之爲書也因世生變趨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今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

八通爲第唐之制也其爲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媿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者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子患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爲書篇以詔于來學惜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謬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強而穿鑿杜撰而因襲一撇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之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

致悟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莊揚賈許陸薛二
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
乎 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脩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
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
用不讓而為之序使覽者知其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
庶幾察侯之志也

心學圖說後序

金華坦溪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峽置制忠愍公之
六世孫也始余得其葬書注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讀其
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為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
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

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為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
興群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
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
學而論者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
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為學夫何積
習既久雖有豪華之材亦皆為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
力自致而今為其譬言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挪揄亦
挪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况有得乎則其夫愈遠矣夫千古
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
命道經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
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作也彥淵優游
事外於九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為

同冥思而默体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瀛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令彛淵與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職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彛淵之超諸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彛淵尚然有以教我哉

范氏文官花詩序

京口范氏自宋至今爲郡望族其先世嘗植文官花以爲庭實辛稼軒所爲賦水龍吟者也近代趙松雪鄧素履諸賢咸有題詠總若干首是花唐時惟學士院有之其球形異色余固未嘗得見竊誦諸賢之賦詠而想望焉豈非范氏之嘉祥哉蓋草木於天地間爲物雖微乃若鍾夫粹美溢爲英華忽焉而榮倏焉而悴是則下偶然也故孔楚檜斯文之興衰係焉廣陵之瓊花世道之盛衰係焉田氏之荆王氏之槐門祚之升降係焉則草木有關於人事也久矣而况天地生物有定形則有定色白者不能碧紅者不能紫今以一卉之微一日之間而逸爲之變而具有其色又花之異常而不多得者也孰謂范氏之有是花也暢茂敷榮數百年猶一日而可委諸偶然乎是宜諸賢直傳而樂道之也於戲言天者常徵於人則於是花可以見范氏之所

積矣觀物者取必于天則於是花亦可以見造物之厚范氏矣
不然宋德既爽元入中國元德既爽 皇明膺運天命

之去留人事之廢興且至于再故家喬木不與海棠俱化者鮮
矣何獨是花之在范氏庭砌間雖運去物改而其節翹挺秀自
若也世之勃然赫然以貴富之家身得之而身失之者多矣又
何獨范氏一門傳緒愈遠而流澤愈長賢材繼作項背相望不
惟詩禮纘承抑且組綬蟬聯也吾祖文忠公之銘三槐堂謂魏
公之德與槐俱萌君子之於范氏觀德有不在是花乎范氏之
嗣人尚無替封殖哉他日余過京口尚獲寓目當賦角弓之詩
而諸賢之篇什僉慰君方將鋟板以傳故為之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宋先後有國三

百年而蔡氏舉八行一人登文科者十五人特科八人補入太
學者十九人特補二人請漕試二十八人上書者二人勉解八
人魁武科者一人登武科者四人凡八十二人焉其不由選舉
而以進納遺賞蔭叙者又五十四人焉嗚呼可不謂之盛乎其
族舊有譜晦庵先生子朱子定叙之毀於洪武乙卯風潮之變
此譜則八行七世孫仲謙因遺簡殘編而修補者也持以示余
徵文為序嗟夫族蕃而分世遠而疎地殊而忘此其勢有所必
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戚於已疎不忘於已殊未嘗無
其法焉三代以上維持以宗法秦漢以來維持以譜法譜法之
行猶宗法之行也何也自吾之所自出以至大父之所自出以
至於大大父之所自出文推之以及乎始受姓之祖又推之以
及乎屬之疎遠者無不登載昭穆以辯之字行以聯之系序之

承傳支派之分異皆可得而詳雖數百世之久千百人之衆其
初一人之身其一人之身而拜疴疾痛不相關乎平居或有老
壯推弱不相敬讓慈愛者寧不愧乎或有力不相藉定不相救
死不相收者寧不悔乎或有以富貴加之而凌悔之者寧不改
行乎則雖分而恒合矣雖殊而恒戚矣雖殊而不忘矣雖異所
繫如此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心者未有不用其情者也余觀
蔡氏之譜自九府君至仲謙十六世仲謙之下又四世世常
百餘人不爲不蕃由五季歷宋元至于今不爲不遠成家賜
與或家步廊或家新城或家永嘉不爲不殊而某爲叔伯行某
爲兄弟行某爲子姓行其名某某其字某某其配某某未嘗不
可考其合族之人服雖窮親雖盡而歲時伏臘未嘗不相
往來冠婚喪祭未嘗不相赴告患難緩急未嘗不相扶持

豈不以譜之立乎然則仲謙於譜之修烏得不汲汲用其情也
雖然今通都大邑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日就衰替其克
保先業者蓋甚少也而蔡氏獨茂衍豐殖不改其舊果何以致
是哉天下之物其基厚者其積高其源深者其流長故積善之
家傳委必遠蔡氏由九府君而下皆知力學而有德行質諸許
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
夕之故矣其族之昌大非他姓所可及尚有由然哉夫然則爲
之後者固當謹家謀尤當繼先德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克念焉無忝焉則蔡氏之盛又當
何如是皆余之所敬慕而屬望者庸述以爲序

三壽圖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里其地曰長塘有大姓曰黃氏世家其上黃

氏之良曰資善曰資深曰資文其生也同氣其分也同躰其爲人也同德其處家也同心其壽而康也又同而又有連山有清流有茂松巨竹有佳花美卉有禽魚圖史琴奕可以娛其耳目志意而三人者寄傲其間不知日之夕也吳興林子山過而見焉於是繪爲圖以著其事指焉而告子曰揮扇而中坐者資善也觀書而坐于其左者資深也袖手而坐于其右者資文也鞠躬而進茗飲則資深之嗣子宿也是雖存其大節而資善相仲以垂白之年相從於山林之下衍衍以相交怡怡以共適藹然恭順和孺之風亦可想見也已斯人也而使之遊于鄉鄰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居于邑邑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養于國學國之人尚有所觀感乎故吾圖之不獨以張黃氏一門之盛蓋將以竦動夫人之爲兄弟者爾子史官也其言足信

序之以文以啓詠歌不屬之子將誰屬焉予聞壽也者存乎人而命於天者也非智可取非力可獲非財可致以故世之兄弟並臻壽康者不多見也籍令見之往往出于一從再從三從羣從之間若夫同氣而生同躰而分而同壽者不常有也藉令有之私其妻子田廬貨賄較夫長短得失強弱以手足之親而猶秦越人之相視則雖欲同居合食休戚相關有所不能焉籍令能之嗜好不同趣舍亦異或仕于朝或買于市或耕于野睽離之日常多而會合之時常少則雖欲朝夕聚處自幼至老未嘗相舍有所不得焉藉令得之家非給足時非休沐凍餒切於躰膚追呼勞其筋骨皇皇如也則雖欲優游佚道之中共享有生之樂有所不暇焉今資善伯仲於在天而智不可取力不可獲財不可致者如此而於人之所不多所不常所不能所不得所

不暇者又如此求之一邦未見其倫况一邑乎求之一邑未見其倫况一鄉乎子山雖欲不侈以圖安得而不侈之以圖展卷之項觀其伯仲之叅坐也氣岸莊重凝然若三趾之鼎足以鎮浮威儀煥發炳然若三階之星足以羨俗且猶使人歎慕之不巳而况於其族姻時親炙之者乎而况於其子孫日周還于其左右者乎恭順之心不油然而生則吾弗信矣然則子山圖之予又從而序之非過也宜也

陳氏文錄序

陳氏文錄者宦游東昌之士爲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作之文詞也公以廣威將軍平山衛指揮鎮東昌十有四年功紀之多何可算哉士或記之或序之或詩之特表章其大者云爾
聖天子之於公知之尤深 恩寵優渥度越尋常不次超擢斷自

宸衷由是有浙江之命而公之蒞浙江也關塾延致會稽鄭元直先生使諸孫師焉先生因屬其諸孫袁集記序詩爲一快題曰陳氏文錄不以伯衡陋而俾序其篇端伯衡辭不獲乃爲之序曰古之君子紀德銘功汲汲如不及者善善之意長惟恐其不流傳而已矣蓋文詞之於功業也猶符之於鼓也挺之於鐘也鐘無挺鼓無符則不鳴有功業而無文詞以發揮之思慮之精微何以見經畫之周密何以知惜曰其事接於人之耳目其澤洽於人之腎腸固當口誦之而心識之然雅者有時而杜壯者有時而老老者有時而往則有志有爲之成績亦與之俱在焉在其爲流傳也誦之口孰若托之翰墨識之心孰若載之簡牘在昔名公卿未有馳譽於當世垂名於方來而不載此者也文詞之所係亦重矣宜乎東昌之人士表章公之事業不容自

已庶幾古君子之遺意也故始公以文武材畧受知於
聖天子創業之初者遇日隆圖任益重及取中原即以東昌屬
公而公蚤夜竭其思慮為之經畫率士卒珍倭寇賊亂軍薊
棘闢城郭列府寺樹樓櫓奠帟并相地宜立疆畔通溝渠藝蔬
稍聲威以著寇賊以除反側以安流亡以歸生聚以庶遠近以
孚商賈以集餽餉以足漕運以省徵歛以寬誠奇偉而烜赫矣
然都邑間見之窮陋僻遠則莫之盡見也 九重知之四方
則莫之盡知也乃今伯衡得是錄而讀之事以實書辭不華飾
蓋不啻涉其境而覽觀鉅麗焉然則當世欲知公者徵是方來
欲知公者亦必徵是而先生之所以裒集者其亦士友之所以
表章之意歟雖然公以勳舊為 國重臣臨制乎方面事當什
伯於此震今而權後固自有史氏之大書特書是錄其豈非

權輿也哉

繆氏壘麓集序

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為盛事故二應之在魏二
陸之在晉二盧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
之世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
有若繆氏鄭氏兄字李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繆氏兄
字仲琳弟字仲貞而其詩集曰壘麓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
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璧
壘麓集所以輒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為文而
詩又言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繆氏兄弟豈不愈
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壘麓集
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為兄而有弟若仲

自以仲自爲弟而有兄若仲琳麗藻交映逸韻迭發鏗鏘炳煥
震耀遐迩固足以使人歆羨初仲自薦薦至京師官之而不
拜後仲琳應詔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自之來歸也縣令程
君延爲訓導欣然而俯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爲訓導
亦欣然俯就不汲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爲國家作人是務其
出處之際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琳仲自之在當
今不猶二盧之在唐二陸之在晉二應之在魏真士林之盛事
哉覽堯堯集者宜何如也是爲序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蘇平仲文集卷之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爲道學流相傳受至乾
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
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于婺而獨
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
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于
五帝經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莫於心得
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爲表裏者
也苟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体而無用乎公之尚
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



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
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為
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
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
此其志為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舍易度數郊
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
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
該並舉其所造文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
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觀唐虞三代之
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
譏彼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之事業者僅推而
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

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
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
理詳辯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
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存更兵發行乎世者
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
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諸孫懷敬為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為序乃重刊本
也以發題為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麗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
則亦非彙次之舊矣欲采擇為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聞
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嘗以一人
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為文選矣宋姚鉉
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為文粹矣他若文鑑

文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擬取二十六篇為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為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藉而若獲拱璧哉於是懷敬採釋論議記序書銘奏議禱著館職策一百五十四首釐為十卷其發題愚書則實于前詞科仍列于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敬不墜其家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槩乎無徵云爾

張路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路國張公既薨

之十一年其方外交北山上人素其詩來南京屬前靈隱住山見心復禪師類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為之序伯衡曩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久且軼隊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囿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如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也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濱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八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賴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實如彼之暴者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

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
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緣情托
物發爲聲歌顧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履其衰不
亦悲乎夫何天不慈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尋亦亡
矣文章世運固迭爲盛衰者與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
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嶽分裂皆
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
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迫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
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
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寓情詩酒所
作至多而不自惜掇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垂憲來學者公無
子一女亦先卒其薨也卜地蘇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

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巖寺游燕京三十年雖佛之徒而
喜從吾儒者游與公交最善今老矣而圖公之不朽者甚焉視
愚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己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寔
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嘆賞不實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
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爲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
繼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執筆序公之詩於改
士之後俯仰今昔泫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申屠君以詩鳴元統至正時其藁既多類皆放失於兵燹之間
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猶二三其子徵極力收拾蓋自君沒後
十二年始克彙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州知學
郎善記覽工辭章號稱雋才時出爲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

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黃公筮仕于其州遂委已事焉侍講文詞為世楷模然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矣杪卿達兼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文忠公之有黃山谷陳后山其取重縉紳間如此哉始余謁伯雨於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來為經師吾鄉校遂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以文字為娛樂海寓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遊乎不可即矣此余歸自江東過其舊遊之處輒為之腹痛間見其遺篇翰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

於徵之請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滎陽方先生詔父括吳贊府善父粵謝軍諮臯父皆以古詩人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者獨推侍講為得其宗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詣亦可槩見矣余復河言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贍使其與一時鴻生望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庭之間鏘金鑄辭作為雅頌播為歌咏以輔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為之然年踰四十再舉于鄉始以春秋乙榜棲遲學校幾十五年未及改官而運去物政愁居惕處曾不數年竟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于集中者多黍離麥秀之音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尚幸有子若微寶其遺藁甘其家學足以慰君子地下云爾此余所為撫卷不自知悲喜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彥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潔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直敬伯之所彙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且非其志而况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蘄以文辭名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未嘗留藁子弟門人間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諫屬與直類將為捌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潔庵集一二同志將鏤版以求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鍛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蓋如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窘

於畦町有優游詠嘆之思風雅驪此之遺而先生自視埒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為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造其語以為奇僻惟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体以為高而流俗之所尚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也歟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嘗謂先生而為之乎人固有却菽粟而進蜺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繡絺者苟弗貴先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蜺蛤可適口而不可療飢繡絺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而不以蜺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繡絺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敬伯奉奉於其遺藁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楊子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陳子存藁序

予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道藁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叙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註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存藁俾藏于家叙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况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標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發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道藁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弗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雅重金華胡仲

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斷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徧強州郡間者爭欲致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于懷慶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其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

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求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其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本選固下韻諸子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咏哉

鄭璞集序

安固高君賓叔才甚優學甚遠長余二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辱與爲忘年交今三十年矣歲之正月會于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爲之序高君之文根柢六經出入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理到而辭達氣充而韻勝味雋而光潔余素知而愛慕焉今觀凡在集者粹然大玉夷王之質也炳然琬琰珪璧之輝也鏘然璫珎瑤瑤之音也謂之未理之玉人猶疑焉况譬諸已腊之鼠又孰

信之而名其集曰鄭璞何與思而不得則以問諸高君高君曰彼以腊鼠而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負太高而已自高故詞罕詞夸故實不副實不副故始聞之意其玉也而欲與之而終見之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屬辭聲韻稍協則曰我能詩言語布實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璞乎吾嘗以爲戒而不敢不務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歎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已取名尤人之所不敢望先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人誦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知爲文辭者固多可傳誦者亦衆而人人獨瞻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滿志愜而

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市金玉者必有足為輕重之人居其間而後欲市者與求市者信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序其詩文不就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官位學行無足動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將何以塞請念辱交之久也不敢終辭姑述其名集之意以為序覽余序者可無異高君而有所自警矣

馮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為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下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為而為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天下之為詩者

不必皆本乎志驚於茫昧之域窘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况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擬以為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孔君顯夫持所謂馮山樵唱微為之序余閱之累日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造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雜然並陳鏗鏘振發而曲折宵如也余乃為之嘆曰美哉顯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擬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之蓋顯夫自初明乎六藝之學兩舉校官皆辭不就其志直欲取世科以濟世美年二十四得曠疾既不可有為於時而又申之以變故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歡愉嗚呼非憂思慷慨觸於物者

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有困於疾
而名於世者若張籍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曠而志不獲申
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
將有來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
平陽有山曰南鴈碣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

鄭叔文字序

人之類衆矣不可以無別也故爲之名焉又從而爲之字焉名
字者人之所以自別於衆人亦使以識別乎我者也然而衆人
之中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人賢人之於衆人其具耳目口鼻
手足之形與夫飲食衣服動靜語默之節無以異也其所以爲
聖爲賢而傑然異乎衆者德業而已矣名字之不立欲自別於
人之類且猶不可得而况德業其可以不立乎是故務以德業

自別者果有以異於人者也務以名字自別者非果有以異於
人者也世之學者無不慕聖賢之異於衆人者而於名字則知
所以自別而於德業則不知所以自別是猶不克爲衆人也何
以別於人哉是故善學者不汲汲於名與字之美而汲汲於德
與業之崇浦江鄭彬叔文來徵字序余思夫古者冠而後字之
字之所以責之以成人之道也則字之於人也亦重矣知所以
重字則知所以重身知所以重身則叔文之徵序豈直求美於
名字之間者哉乃告之曰物相襍而適均之謂彬故其字一從
文從武人也或文有餘而武不足或武有餘而文不足謂之道
均可乎不可也或偏於剛而不以柔克或偏於柔而不以剛克
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質之勝而流於野或文之勝而流於
史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其必勉焉損其過增益其未至使可

文可武知柔知剛不野不史夫然後適均而可謂之成人也已
雖群於衆人之中而衆人莫不推尊之以爲出乎其類也已此
謂不以名字別其身而以德業別其身其爲自別也至矣夫叔
文義門之秀妙年而好學多能而善詩於予有世契予故以是
致愛助之意於戲叔文亦在勗之而已

王生子文字序

深溪王生問謁余請曰小子名江字子文願先生爲著說使知
所勉乃告之曰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水乎水行地中海爲鉅
江次之江出岷山歷瞿唐過滄瀘下三峽合漢沔并沉湘吞彭
蠡以趨于海而軋之排之鼓之梗之逆之迫之受之觸之沮之
激之而爲湍爲灘爲波爲瀨爲旋爲滄爲澗爲濤爲瀾爲淵而
或廣或舒或亂或繁或徐或疾或衝或縱或仰或昂或大或細

而如雲如霧如縠如帶如輪如泗如沫如鱗如鰓如簾而天下
之文悉備矣然何莫非自然也哉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
歸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于自然獨水乎哉是
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霏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川澤丘陵原
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
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
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人也
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文
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象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
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賞善罰惡內中準而外四夷此文也不
然則何以經天而緯地凝庶績而植人極垂訓萬代而爲百王
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擬哉奈何後世區區

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夫以辭翰為文也文之用未矣彼彈一
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鉤采色之炳煥點畫之斌
媚則自以為至文矣而烏在為文也嗟夫文而止于辭翰而已
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音韻鏗鉤而足以為文也則文
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為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斌媚
而足以為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已遠乎
今生之家以孝義稱闕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倫也接
物有儀也內外有辯也尊卑有序也親疎有恩也質文有宜也
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周還進退唯若步趨
升降俯仰馴雅詳慎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為文者
矣誠能聞由聖賢之訓耕耨詩書之圃游泳道德之涯歸宿仁
義之奧究極天人之蘊成就文武之材出為邦家之光則天下

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病夫世之人溺於辭翰故以此
為生告尚念之也乎哉尚勗之也乎哉

宗元常字序

爽口之味有水草小虫蜩范蜺蛙野果之實然人情有嗜有不
嗜至於豹之胎猩之唇封熊之蹄則極味之珍異矣然非可常
致以給朝夕之須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者而人性無不嗜惟
稻粱黍稷魚肉蔬菓而已是故稻粱黍稷魚肉蔬菓謂之常食
輕暖之物有紗縠罽褐狐貉羔羊之皮然上俗有宜有不宜至
於雉頭之裘火鼠之布鮫人之綃則極物之珍異矣然非可常
致以禦寒暑之變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者而土俗無不宜雜
絺綌吉貝絮纒繒帛而已是故絺綌吉貝絮纒繒帛謂之常服
常也者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故自生民以

來食焉而易猶梁未稷魚肉蔬菓服焉而易絺絺給吉貝絮纈繪
帛未之有能焉於戲豈惟服食然哉三代而降九流百家之說
並起可以喜可以愕可以眩世可以駭俗可以動萬乘亦已衆
矣而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者謂之常道是則人所
資以爲人不可一日而缺者惟聖人之道而已蓋具於人心者
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接於人身者有五曰君臣曰父
子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人之常性
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之常倫也而皆天
地之常經也夫聖人設教豈有術以強人哉不過爲之度量品
節使賢者智者無此之過愚者不肖者無此之不及云爾故聖
人之訓布在六經其爲言也婦人小子可與知焉其爲行也婦
人小子可與能焉及其至也與天地參彼九流百家之說非不

衆且詳也非不奇且異也而亘萬世莫此之能易焉於戲此所
以爲常道也歟哉人之所資而不可一日缺蓋有甚於常食常
服者矣何也常食之缺飢而止爾常服之缺寒而止爾若常道
缺則資爲禽獸夷狄也已而世之人以常食示之曰日用不可
缺皆曰不可缺也以常服示之曰日用不可缺亦曰不可缺也
以爲道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不之信也故予之服食無不取
而道之常道鮮或從於戲其亦不思而已矣苟思常道之去則
禽獸夷狄之歸其於資聖人之道也豈不甚於資服食之爲乎
而常經不明焉者寡矣雖然道豈若服食待外求哉善學者反
諸身求諸心而已矣操之而無使之驚於高虛也廓之而無使
之局於陋小也治之而無使之溺於怠荒也攝之而使之無躁
也安之而使之無動也振之而常使之參前倚衡也造次顛沛

王乎敬也視聽言動由乎禮也喜怒哀樂稽乎中也自強不息
法乎天也夙興夜寐顯晦無貳也生死以之終始如一也則廢
幾乎其有常德而無患乎其爲常人也宗氏子經其字元常而
伯衡不令不足爲之辭然伯衡於經爲中表兄弟且愛其質粹
嘉其知學而望其煥美前哲不有以告之非誚也故作字說以
貽之

王子成傳後序

子成初用父蔭補征官廩嘉興之沙渚吳興之南潯由南潯遷
廣濟庫子成平居不事事里中子椰榆之然其所居官類皆日
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而廣濟尤號繁劇前後以乾沒逋負奪
其官破其家者相踵屬也子成在沙渚南潯率月有羨餘在廣
濟至終更無毫髮事官更議里中子乃大慚曰始吾以王君爲

不事事者吾乃今知王君非固不事事者當子成在南潯時廣
德寇陷吳興吳興吏無大小皆鼠竄子成獨不竄江浙行中書
叅政脫脫統軍平吳興子成率里胥奔走供給不懈叅政便且
欲超迁子成子成謝曰無功微賞非小人之心也叅政曰寇至
不去軍實不之非功而何子成曰是瑣瑣者安足齒錄於是叅
政不復進其秩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子成後秩滿遂得慶元路
錄事判官時方國珍爲行省左丞分治于慶元子成自度與左
丞決不合乃不上更着短布衣以自隱亡何 國家取浙東郡
將辟子成自佐使者凡再返子成送使者曰爲我謝元帥屬時
多故慎府不有異材不足與共濟我素迂加以衰老即強爲元
帥起無益萬分蒙幸勿復來郡將知其志亦不敢屈也子成今
年幾七十雖蔬食不給而未嘗輒有求於人時時出入里巷間

遇知已輒留留輒飲飲輒醉醉便拂衣竟去賢士大夫以此皆
延頸慕交之而鎮撫袁仁譚濟敬重子成特至嘗用此文人行
非獨以其齒也童真作子成傳亟稱子成蓋安分者至於其歷
履則不服書余故得取爲後序云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
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
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履禮
門客間則讀書爲文不違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
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 國家
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
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

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
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以魚獵爲務而
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爲自完之計
其低個澁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
无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
支焉然則其亡也天耶人耶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
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
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爲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爲國也猶醫師之
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爲醫者舉知之
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夫其
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脉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
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伯衡謂爲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董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
分布郡邑而宣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
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畧所學乃
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良論譬諸醫師
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爲國無難
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谷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
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爲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
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鉅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 德音作
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陳李明序

宣城陳君李明與余同舉于鄉同試于禮部又同爲校官江東
中更喪亂不相見且十餘年李明仕 皇朝由湖廣按察照磨

轉江西知事入爲大理評事陞刑部郎官會余以非材列官曾
監乃復集處暇日過從篤叙舊好蓋二年于茲矣今李明以特
旨出爲江西左右司郎中過余言別以謂當時同舉之士兩榜
凡四十人不啻今亡者過半存者又散處四方得在同朝情洽
而誼隆吾二人者而已吾今又當遠去子烏得無言乎意群於
天地萬物之中而吾幸而爲人豈若河鼠然足乎滿腹斯已也
凡民之肌寒曰於我衣食爭鬪曰於我曲直顛蒙愚騃困悴鰥
悵曰於我開尊無恤秦人之肥無以異於越人之肥秦人之瘠
無以異於越人之瘠而秦越之肥瘠與已之肥瘠何異哉學焉
而兼濟之爲務此君子之所以汲汲也君子之學可以兼濟矣
不處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雖欲推而加諸四海得乎然富
貴之位尺寸之柄 國家之名器也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而不

能有行可勝計哉於戲求之不得命也得之不能行才不足志不立則然也才不足者次之志不立者煦煦以希合于于以取容臨利害禍福僅若毫髮則耳目熒於視聽手足失其舉措噤而不敢吐氣矣人也比肩而立何補於斯世斯民也余觀季明在秋官獻鞠詳允遇事慷慨不少阿囁可謂處其位操其柄而才兼焉者矣雖康濟海內殆無難焉況江右湖山數千里之間乎今叅政江西實惟滕公識大躰而可大受季明行哉余見賓主之相得而言聽計從矣余知彼民庶乎其有瘳矣季明行哉余復何言哉

送王彥和赴北平省檢校序

括於故宋時其士起閭左而位公卿者比比有焉尚論其學術操履之正則未有如給事王公者也高門大閤是不一姓觀其

子孫更八九世尚克守其先業亦惟王氏而已豈非有德者必有後也與哉吾友彥和又王氏子孫之穎然出者也彥和儀矩甚偉於書無所不讀自幼以博問強記名閭里間里巷之士彥和視之若無人弱冠偕其兄彥中試于鄉不中即棄去作為古歌詩雜文長老咸推讓焉給事公之夫人實東陽郭氏於我曾祖妣為女弟而余又與彥中文詞同考試領薦以故彥和友余最厚自余辱交彥和於今十七年矣其聚首日久而情洽惟余侍寓括之歲及彥和丁外艱之歲及此年為然然今春彥和以議禮被徵而起尋承詔入史局纂脩元史余忝教諸生上庠縻於職業雖歷三時相與老德閱業亦不能數數也比史成上奏彥和方謀歸養而北平之命下矣九交遊皆喜其自此升而非彥和所樂也蓋彥和有別業在壘上樹藝畜牧足以具甘滑

豐柔為太夫人之奉且其地並大溪一水自龍泉南來道其門
一水自松陽西來繞其廬合流蛇行而去四面層峯疊壁秩若
屏障有脩竹千百箇如碧雲蒼雪又多松檜楮楠大者且十許
圍而蒼蔚中禽鳥自鳴自止朝霞夕靄倏吐而忽斂漁歌樵唱
雜然起於莽蒼君間奉親讀書之際徘徊臨眺日賞日勝信乎有
足樂者余嘗僑焉且歲率六七夢至其處而况彦和若之何其
能忘情也雖然彦和以聰明傑特之資又從而逸之於山林久
焉養之以底于成固將昌王氏也昌王氏固終使達其時得其
位推所學而行之也彦和雖欲終隱得乎是故人之處天也其
出亦天也處而身以脩出而道大行則存乎人而皆所以奉乎
天也君子之生於斯世也亦惟奉天以周旋而已吾何所容乎
心哉高君季迪率朝之搢紳賦詩以華其行余親且故敢序其

首簡以奪彥和之志云

送陳伯柔序

伯儻弱冠讀虞夏靖公送陳伯柔遊金陵序見其稱陳君超邁
不群慨然有志程伯子之學心竊異之後十有七年柔被徵來
南京適陳君官中書與籤始得會於是君齒長二十四年且
至南京已一年不以伯儻晚至後生辱與為忘年交乃知君為
吳文正公之高弟弟子其學雋實而闊博其文馳暢而淵潔信
乎稱其人焉既而出佐諸暨承兵革之餘而能不大聲色以舉
張務耄倪有所依賴於歲明躡而適用陳君其庶幾乎哉君在
諸暨且滿三載以例求朝吏部請其庸用進秩之律將超遷之
而君引年辭歸禮部以議禮留之又辭翰林以館職薦之又辭
執政於其志不欲重煩以政乃聞諸

天子憚歸田里以

彰 朝廷佚老之意時之大夫士莫不高其風而伯衡深有望焉君臨川人也臨川陸文安公鄉郡也昔文安與朱文公並起於一時其自任以聖賢之道則同而其學有不同焉者雖以摠湖白鹿有會終莫能定于一其後文公之學天下咸宗師之而文安之學獨行於臨川四明番禺自夫前代設科取士一用文公之說學者往往徇時以希寵而文安之學雖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講矣先儒有云文公以道問學為主文安以尊德性為主夫道問學尊德性二者如之何其可偏廢也則文安之學豈不在所當講乎是以文正學統學基之篇作焉去短集長真知允蹈亦惟後來是望陳君生文安之鄉登文正之門有志乎程伯子之學師友淵源之所自固習聞而素講者也觀其進不苟同退不苟異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我 國家方建學立師

丕變士習然則推所求傳者以淑諸人君安得苟辭哉伯衡辱交最深故於君之歸也不以衆人之高之者爲君羨竊以鄉學有不可廢者致屬望焉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爲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爲學錄吾三人者婺人也人已愛慕婺多士交矣及 詔書招延儒臣纂脩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爲樂固無以加也而况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子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爲職業

議論沾儒翰墨輝映有相觀相長之道其繁何可量哉許先生
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
心如之何其不憊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
發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蓋自昔然矣奈何比年迫於公
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
才傑特之見不能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發萬一如求釜
錡錢鎛刀斧於鐵爐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懼焉幸而教
于鄉間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先生又歸
推風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
材秀出足爲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
生之歸始則憊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
是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

者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發其爲父母之邦同也而發亦
伯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發之諸生
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于四賢精舍
幸爲伯衡謝焉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日本諸蕃
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夫長之材者往代之
復命鎮撫侯濟翁往佐焉聞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
謁胡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刲羊豕備酒醴相與勞酒行而
報至濟翁命焉竟歸滿坐咸憮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
自今我等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士之異趣
久矣求其相能且不可得尚何相戚之望乎今吾黨顧於濟翁

如此夫豈不以於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貴表勵焉余恒歛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為憾暨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譽翕然歸之者上則長師朱君下則鎮撫表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升堂即席必讓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相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調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隨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我之親也陳酒設召故舊必及吾兄弟焉曰而之兄弟猶我之

兄弟也托姻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我之親戚也四方後人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以若余豈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于時於是從而禮貌焉則九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於濟翁之別也豈不異於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為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滌以求交於濟翁而無槩視為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支以成者濟翁能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况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於濟翁而亦

齊翁之志也若余者則豈足言士抑豈濟翁之哉

送孫太初詩序

建安孫太初爲千戶所照畧金華考第既成將沿牒赴京師長其所事者朱公率士友賦詩以贊其行不鄙蕪陋後請序序曰李唐之世最重戎幙賓僚之選故夫名士大夫往往托乎其間位雖未達而榮如貴仕焉蓋主賓相得志意交孚飛書移文而德威以宣借著草檄而材猷以著謀行計從而功序以立邇安遠緝而名譽以彰其視俛首州邑處勢賊踣如東濕如陔盤惟適缺譙讓之避而不得一展布希知用於當世者信若倍蓰矣則夫榮之豈徒以其職優地峻出幙府而可持旌麾也哉皇家昭受天命奄甸萬方籍兵守圉若衛若所周于列郡而主其畫諾者率用儒流雖官名古今異制其職守則猶唐也况唐

之辟舉出于藩翰而今之用舍悉斷自宸衷則其選不愈重哉苟預在列爲得無榮也自海隅底定畫地統兵以臨制金華惟署千戶一所其檄符之英有若朱公之賢敦詩而說禮忘已而下問好謀而從善視古名將蓋無愧焉太初乃以時來與其幙而與之並遊又能參用柔剛不抗不阿持文墨議論而上下彌縫之笙鑿協和金玉春應雍容朝夕之間而疆場宴然桴鼓不警尚論今戎府而金華遂寂浙東焉則夫主賓之相得志意之交孚如魚之川泳鳥之雲飛以登厥美視温石之在河陽復何愧哉是宜朱公於太初之行相引重而不置也矧今自衛以至于所皆得歲上其賢僚之名迹于朝由是取知鈞軸擢居華要者比有矣太初行哉駕騶駟而躡空虛友鸞鳳而翔寥廓余知旦夕間耳太初行哉

蘇平仲文集卷之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章貢劉恭諒校正重刊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親
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
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御使賤面諭
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櫺府寺備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
待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
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
保其身躰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
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
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

王躬而制外闕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學雉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
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盛言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錄二千石擢拜是官 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波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中臺也數犯 天威陛陳謹論可屬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渚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為今王

保有社稷與 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丈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 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叙之於是乎述

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勳至日清河越四日丁酉朝于 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孚于而政俾復往洩厥邑爰曰丁未陞辭 天子登進克勳申命之若曰爾邑濱于河昔屬天降亂草竊朋與劓爾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祖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畋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携持厥婦孺復厥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痾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開厥衣食爾曷屬厥歟寡爾尚寬

乃事黜乃刑夙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雖厥
次迹于爾土以夷于爾有民時則執以歸于京師爾克俾乃民
有生有聚于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暇逸以詩書惟乃子乃
孫是訓凡民亦莫不懷于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
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勲受命再拜趨出以告伯衡曰
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勲雖無良民牧哉其曷以對揚伯衡
曰君克勲惟君世家聞孫充抵慎歌身賞列在近侍克荷眷知
肆簡昇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于前曰我聞善厥始斯匪難
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
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
無忝乃祖之曷訓茲亦惟克對揚
天子之明命君克勲
念哉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岍江以爲城南扼采石北控淮右立國於南者倚之以爲重
鎮蓋自三國以來則然矣

聖天子受命而興也嘗駐蹕

于茲部署諸將乃渡江入都金陵既平江東遂安浙右陪陳覆
張兼閩并粵取樊襄舉齊魯竟蕞莫下秦晉而天下以定則和
固興王之地哉不可與偏州齒亦審矣是以例定爲縣尋復爲
州而真守尤慎簡其人焉爲州之一月平陽令梅侯鼎重披選
往知其州事或曰和重鎮也守重用也然受璽于和者威曉將
相之家居其半法之不行則蠹政法之必行則構怨蠹政則獲
罪構怨則取梅侯雖材且賢舉其職也豈不難乎哉余曰趙
奢田部吏耳猶能以法繩平原君之家平原君戰國之公子也
猶知賢奢之爲矧今紀綱脩明貴戚之家一一奉公如法過於

平原君遠甚而梅侯乃天子命吏又非奢之比也無虐
博獨而畏高明梅侯奚為不可居重鎮膺重用其職之舉也又
何難焉或曰子之言是已請書之以為梅侯贈行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詩序

今中書右丞楊公為參政江西時幙府號多賢而鎮撫田侯無
禽特知名既文且武大見任使繕軍綏民以至于聽訟張弛無
不適其宜健將老吏咸傾心下之揚公入朝而田侯亦代還儻
屋龍河之上杜門讀書再食新矢方揚公由御史中丞出鎮山
西也屬郡缺長貳公曰吾所統皆服肱郡且其民親脫鋒鏑不
有人焉足為士卒黎庶倚賴者不足任而吾所知人惟田鎮撫
最材而效又著即具名以聞而請之上乃命為太原府同知
田侯且行求一言為規余觀之春焉而草木榮秋焉而草木落

夫其榮也非自榮必有使之者故從而榮也其落也非自落亦
必有使之者故從而落也是故使之者至無物不從使之者不
至無物或從古之為治者舉天下之大而無不為之用者無他
焉善揀其所以使之者而已矣而教化刑政之具忠信之實勸
懲之方則其所使者也夫以田侯之材誠善揀所以使之之術
雖以之輔理可也而况為郡乎集流亡以實其地課農桑以厚
其生謹邊防以除其患時役使以齊其力同好惡以得其情興
學校以革其俗轉樵悴為樂康予以咨知己于以欽承眷注夫
何難焉而又安用余言哉於是書以為田同知赴太原詩叙

送樓生用章赴國學序

勝國設監學以教貴游之子弟拔田里之秀民使受業其間滿
百人即止取之如此其難也業成然後積分積分及格然後私

試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必三年大比然後與天下貢士群試於禮部進之如此其難也試於禮部中有司之繩尺榮于天子之廷然後賜第出身例不過七品官淳滯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歷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淹於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用之如此其難也我朝之設監學也凡田里之秀民執經就列與貴時齒未嘗限以常額略課試之虛文嚴責成之實驗甫二三年即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故事復命或擢左右叅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部按察司事是不惟易其取之之途進之之門而用之之術抑亦易矣於賦朝廷待諸生之優誠前所未有也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不謂之厚幸可乎哉雖然勝國之於諸生也取之難進之難用之難者無他不貴之也不貴之以故因折

之也 皇朝之於諸生也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者無他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夫因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貴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貴之也必備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吾見其易成名也吾知其難為稱也吾所為喜且懼也然有師資之益有教養之漸而又有國之刑賞在焉歲脩游息者誠能勸焉懲焉而感奮焉則成材就實自致於用以稱 旨意夫何難焉此余又未嘗不望諸生自勉也今年秋大選郡學弟子登于監學金華學子以選在行者十有四人而樓獻用章居其一用章勤而敏介而通其在郡學已自能頎然出其頭角矣矧今去而遊於監學乎惟知自慶幸毋俸其易尚思其難益致其勉能為人之所難非用章之望而誰望哉使明體適用之學不愧於前脩設學取士之效顯白於當世則余雖病

處山林尚能作爲樸樸之雅以慶人材之秀出以歌 國家之
盛美也用章行有日凡朋從咸賦詩以送之而見請爲叙故述
此告之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醫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
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於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
非余莫之叙也相率來謁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
生愈有甚於生之自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爲生
喜有甚於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
望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喜生之疾愈乎
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疾之愈然後知愛其身亦
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淑其身愛

其身淑其身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
就醫愈則往卒業僕僕爾亟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比乎
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
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於凡可愈疾者用之而於
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
缺望而又何喜乎雖然疾豈徒愈哉故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
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節飲食致
淫邪之去躋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成乎哉是故
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
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
奉 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樂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
助教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

公者皆德尊望隆業平堯舜周孔之術深于詩書禮樂之文以
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道不患無
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蹶然愛日而自強真知而允蹈持
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于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
可久業可大名可遠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
之躍躍爲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於
生者也誠如是余寧不爲生助喜乎嗟乎繼先尚慙勉之乎

贈高士敏序

曩余遊燕都士敏之先公時任六察公則吾父行也因以故人
子謁公於齊化里第辱公與之爲禮朝夕往來門下且數月公
暇日褒衣纓帶却馬從一蒼頭過余澧移時始去儼然老成典
刑也余將歸會公省太夫人維揚遂同再而南公嘗言吾兒曰

異士敏者且冠矣頗知力學攻文辭行且至維揚當出以見子
子其弟視之苟有得無忘相訓告也比至安東道梗公間道以
往余則取道海上竟不得過維揚與士敏相見後聞公奉太夫
人來姑蘇又聞爲理官吳興以卒雖相迹而疆場事最以故亦
不得往哭公與士敏相見今年 國家蒐羅四方之賢以議禮
考文由是士敏來 京師知余在城均數抵余所自以爲相見
恨晚云蓋公嘗語士敏吾有故人子蘇平仲者在金華異曰見
之可與講學者也士敏以公之言爲信而不遺余之姓名以故
見而喜喜而定交焉安知余之非材哉野人有山鷄野人不愛
而過客愛之被以爲鳳故也使過客知其非鳳則過客之弗愛
甚於野人矣余嘗獲於公遊不虞公之推與之過情也恨若山
鷄不足爲世瑞徒點士敏耳士敏名父之子非若余之不材托

契家而獲交焉庶足以薰陶已又烏得不自以為喜也士敏預脩元史尋入東宮為伴讀權翰林編脩轉秦師紀善侍王留居京師日與之處觀其儀彙之顯昂志氣之軒豁議論之辨給文章之雄瞻未嘗不羨公之有子余長士敏且十年內視不及士敏遠甚無以副公之期待也固不待他日能不發愧乎且高氏世有厚積公宜食其報而位又不滿其德焉譬之水其猶澤乎蓄而不流一旦決其防沛然其何能禦也孰謂遭其時以光昭前人不任士敏乎矧士敏年其壯材甚優出入兩宮甚見器其馴致於通顯也何難然則士敏之使余羨慕愧報要當以功名事業豈特文學而已哉

贈林子山序

人之生不幸而失身或為農圃負販或為百工技藝或為皂隸

倡優否則不幸或病狂易或癡騃或冥頑而或矇或瞶或瘖或跛或則其最不幸者也而吾之生也幸而不跛不瘖不瞶不矇且幸不冥頑不癡騃不病狂易於凡皂隸倡優也百工技藝也農圃負販也幸皆不失身為之則吾之有生也夫豈易哉又况群於萬物而鑿於萬物齒於衆人而賢於衆人與天地並立相為終始者乎於此見吾生之甚不易也古之士知生之如此其不易也是以慄焉而不寧汲汲焉務以遷善補不足俛焉日夜自強而不敢以斯須而肆焉忘道苟頽然而不省冥然佚居侈然飽食而頑然不務進脩而懵然不聞大道吾見其面墻而立冥行妄蹈與矇者瞶者瘖者跛者冥以異師心自用矣常失正與病狂易者癡騃者冥頑者矣以異其名為士而其失身固有甚於為農圃負販者為百工技藝者為皂隸倡優者雖曰萬物之

靈終亦必與草木鳥獸衆人同歸於腐壤斯盡泯沒而已尚何
參天地而相與終始之望乎嗟夫士之貴賤在聞道道之存亡
在所學世降習汚天下之士於是始以爲士之貴者在爭爵位
之崇高威權之隆赫意氣之充溢名譽之光輝而相率馳騁於
俗學以追世好之不暇其於道之存亡一切不暇顧也脫有偏
流恰而希賢奮務正學而遵古道者出乎其間舉天下之士不
以爲迂闊則以爲計左不相與詆之則相與笑之矣矧肯舍其
學而與之共學乎於乎此亦不思夫有生之不易而已矣此亦
甘心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而已矣不亦大可悲也夫於斯時
也而有人焉能自拔于今之人求合于古之士即文獻之邦就
當世之碩儒以講求洙泗濂洛之學爲已事若子出者豈苟慕
其名哉豈要譽于士林哉豈將以眩遠近之聽聞哉其殆灼知

生之不易而不忍爲草木鳥獸衆人之歸也云爾推此志也則
子山誠亦超於人而有合於古矣何取於余也顧乃不忘下問
而求益焉余也雖嘗抗顏一日爲國子師然自幼侍遊他邦
中遭海內變故憧憧焉挈挈焉加之近歲不幸而矇且曠焉而
於鄉學昧昧焉則其於道亦可見矣將安所進於子山乎獨念
夫有形則必有精神者何精華果銳之氣也凡物莫不恃之以
立而人爲甚古之君子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至于死道以爲已
任足乎內無待乎外不淫於富貴不訕於貧賤不奪於禍福不
撓於憂患不回於勢利不愧於俯仰皆是氣之所爲也而不可
不養也是氣也在人在天地一也朝氣之細縕彌六合而薄三
辰非不勃然盛矣然不崇朝而銷矣詎足恃乎雖在天地猶
然况在人乎夫是以貴乎有所養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余不敢以疾疚而不加勉也余之所願學者如此子山其謂斯何苟有意焉尚勉旃以從事則不患銳於始而消沮於終可以究有爲之志而極其材力之所至游於高明之域不在余則在子山矣又何任直道遠之慮哉

贈玄默子序

混沌無聞遊于廣漠之野遇凌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凌虛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芒忽亘乎古今散於萬物狀之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如歸之默默入無子曰二儀之高下七曜之著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魚鳥之飛泳草木之悴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吾以爲昭昭孰謂其真宜混沌無聞曰喚若之於道也曷嘗窺

其與哉不過闢其竅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聲得其一隅爲物得其大全爲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苟徒逞辯說以彷彿又何足爲之重輕也邪傍有一士神清而氣淳皙白而長身聞混沌無聞作是語已曳杖而歛曰存於天地之後兮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倏在前蔽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詎無忘言之人兮默焉而意已傳凌虛子入無子方問其邑里姓名其爲士者不蒼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滌之全椒有孫仲善號玄默子者乎即其人也即其人也

贈金與賢叙

古之善繪者畫詩圖孝經象爾雅像論語春秋著易象皆附經

以行下至漢魏晉宋之間講易有圖問禮有圖列女仁智有圖
圖遂與史並傳助風教而翼彝倫則繪之所係不既重乎然而
豈易能哉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繪之事象之滋也實有該造化之妙理者焉不得其
妙而能合於天造吾弗知之已於戲與造物者遊得於心形於
言粲然在紙而成章則謂之文得於心形於手粲然在紙而成
象則謂之畫余嘗學爲文述山之勢水之態烟霞雲霧之變草
木鳥獸之形以至于神情鬼狀或曲盡其思致則使人讀之不
啻若登山臨水仰烟霞雲霧俯草木鳥獸而鬼神出沒乎左右
心目爲之疎動焉雖未必能窮造化之妙也而其故則可知已
又況心手相應而爲畫哉使人觀紙上之象而疎動也固當什
伯於紙上之文而或不能然豈不以規規於筆墨畦町間乎蓋

有道有藝道至而後藝至自昔以藝名世者莫不有道焉庖丁
之於割輪扁之於斲由基之於射宜僚之於九非徒積習之所
致也况於畫而可以不事道歟余抵平陽會金與賢與賢先君
子曰德謙甫爲儒學官旁暢繪事尤長於寫神與賢妙傳家法
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名大夫士無不與之遊聲稱藉甚嘗爲
余作小影見者咸以爲酷肖而未有以報與賢也謀諸同志與
賢聞之曰我無事乎報也以一言贈我足矣夫贈之爲言增也
古人之於人或延譽之而使增重於時或歲規之以增益其所
未至則贈之言余固無能爲與賢增重而與賢名聞諸公間亦
無待余之延譽若夫思繪事所係之重明物理以進於道以增
崇其筆力以追配於古人則區區所望於與賢而不容已者故
述以爲贈

贈岳德清序

性歲金華同知潘疾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目凡砭炳湯熨與夫劑之和煎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之叨祿于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友歸從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為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為性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于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輿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俟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

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醫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天下無不可治之目已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尋丈之外黃牛杜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弗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醫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黔皙美惡真膺於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憂以旱溪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為槁壤黍稷重蕪無弗黃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

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膏為殍也與膏者曠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瞽非矇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鑿之所病病道况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盲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鑿目者為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樵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記

報恩光孝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比丘軒公住持報恩光孝天寧禪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新作大佛殿成其費取諸經用之美財而眾眾施以助不給出力為之外護則廣威將軍僉温州衛指揮使司事王公銘寺在衛署之東宋崇寧主午齋禪師所建癸未賜額曰崇寧萬壽政和己亥乃改額曰天寧萬壽紹興丁卯又更賜今額某年以當毀重興未幾而荐厄于其年至其年重構又燬于其年元之至元幾年始復于舊逮至正末困于力役田既出管眾亦散去而寺之凋弊已甚國朝洪武九年二月軒公以選自惠日來主法席賴其經營繕葺仆者以植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以完而土田以復清規以振會育司治海艦即廡下處工徒不

戒于火又以十三年春廢為瓦礫之區軒公謂其徒曰寺之廢興法之隆替係焉我等坐視可乎焦神苦力撥拾煨燼以圖興復凡者舊莫不感奮官民信向相繼致助西偏地勢褊迫則請於王公斥使與東如一地以尺計總若干尋建方丈庫司茶堂既而曰有方丈以議事有庫司以儲財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虔奉佛祖衆議允協以白王公伐大木于羅浮象浦聚貨食召匠備尤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訖復為屋以間計凡若干高深脩廣悉准其舊曾阿廣留陰棟厚礎斷雕藻繪殆無遺功金相玉毫安奉如式幡旌華蓋種種莊嚴其壯麗頭敞侈於昔多矣爰以狀因鎮撫譚君濟來徵文為記余聞成壞固于數而以廢為興則存乎人又必人與時會乃能不難於以廢為興茲殿之建當山寇竊發之日歲艱物價

之時首尾僅四寒暑而熾然成就如此豈不以智性融通於事於理未嘗分別而生欣厭有若軒公而又遭逢聖時哉弘惟皇上渡江之初即以故龍翔集慶寺為天界善世寺

膺寶曆之四年徵有道浮屠十人就蔣山太平興國寺不建廣薦福會後六年命天界住山宗泐取經西竺又五年詔郡

縣咸立僧司以糾其徒佛法之見尊奉至此振百所未聞也蓋西方聖人以神道設教大率使人去妄而即真因境以生悟其誓願之廣大慈悲之深重欲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莫不披迷途脫苦海而冰游於慈雲慧日之中此與中國聖人博施濟衆一視同仁夫何以異聖人在御參用真乘亦惟密裨至化陰陽群生豈專福田利益於一人哉軒公祗承德意而致力斯寺於斯時既成晉揖以嚴所事方務鳩功畢還舊觀

庶幾教基上並 鴻圖至於萬億維年而海隅含生之屬永有
依怙其營度之勤構締之美興復之功當屢書不一書殿之建
特其摧輿爾尚刻石以埃焉軒公名子軒號宗冕嗣法於巨翁
雅禪師者舊與公同心而効力者曰某曰某云

温州府開元教寺興造記

溫之佛剎傳天台智者之學者惟開元最鉅在今玄妙坊東晉
天寧二年郡人李整捨宅以建初名崇安唐開元二十年制諸
州咸以一大寺為開元寺而茲寺為溫諸寺之冠例改今額石
晉天福二年復崇安故名至宋治平四年火久而復完政和十
年更為天寧萬壽宮其復為寺仍曰開元建炎十年也紹興十
年又以苗墩未幾重興初寺隣法明院後遷法明于來福門外
而以地畀寺斥大其址立子院五曰藏院曰天台教院曰千佛

律院曰圓覺曰圓通兩禪院寶慶十年重建山門又移千佛立
于寺之後元至元二十七年各路例設官講所因以千佛為之
自是千佛不復隸本寺俱燬于延祐元年而重構于恭定四年
歲時節祝釐與凡祈禳咸在焉越三十五年至正丁酉颶風大
作棟宇盡覆獨寶殿存而上漏傍穿亦已甚矣主僧至劉僅克
葺而新之樹法堂關山門範銅為鍾構樓以度而遷主江心也
所宜有而未及為者固多也今住持仰山欽以 國朝洪武五
年自顯德求補其處欽志興修圖惟暇終俄又以病去十六年
春諸山相率白于郡府復輓之出再正法席即探已之彙斂田
之入市材課曰召匠就傭百堵皆作殿堂門廡庫庾齋庖漏園
或因或革以次就緒佛菩薩羅漢護法天神雕塑藻繪煥焉華
新僧佛之供器物之需纖悉畢備下逮垣墉階術之微有廢必

舉凡至剛未及為者至是仰山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申其志之所欲為矣雖名曰舊以為新寔則創始也十七年某月某日工告竣事耆舊僧僉謂數十年之廢成于百為力不易而功甚鉅宜有述以示方來而寺之沿革興廢皆無所登載介前溫州路治中金君翊求余說之竊惟開元自有寺至于今千有六十有八年矣厄于鬱攸者三奪于道家壞于颶風者各一由代有其人故其燬也隨復而其存也迄帶在梁則有若宗慧開義并鑄大鐘大鼎在汴宋則有若性南詣闕獻頌仁宗召對赫旨親御宸翰錫以文英大師之號而御書閣攸建自景祐至熙寧兩蒙一大藏教之賜在南渡則有若真敬因山門為閣崇百有三十尺東西各翼以臺高與之等觀水心葉公之記其規模之雄傑巨麗猶可槩見也元有國百年先後登于主席是迹是績

則有若至興思聰省初宗岳至劉寺之久而不廢豈不以人乎際今昌辰尊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與時會假方便力示現有為安能於暮歲間畢還舊觀存教基於將隳振宗風以不墜也哉然前乎此有大興造皆在時康物阜之際易壞為成直易易耳今仰山興事於仍歲水旱之後帑藏空虛之日而能悉績于成不愆于素固猶其材之過人亦憂憂乎其難矣豈宜無以告後人使相與扶植於無窮乎庸不辭而備為之書若夫如來以種言說開示趨極樂正路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法筵重啓龍象咸萃脩而行之又豈不在仰山當不待記而亦非世締文字所能記不敢因記興造而輒有所陳也

太平歸元禪寺記

平陽有新寺曰太平歸元其規模雄傑年麗翠邑之境唐末以

來列刹皆未能或過之元後至元中邑長者吳君良佐之所創也其為事甚偉而其為力亦勤矣今四十有五年吳君卒亦十二年于茲而未有登載其子常孫平若恐來者不知所自爰能石介鎮撫譚君濟翁求余為之記吳君素好施與每歲夏秋之交輒發粟周其鄉隣嘗造舟飛雲渡稟篙師操以濟往來者實地一區縣北構亭其間殫不能莖者既而自謂此足以行吾義未足以率人為善且吾齊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上之賜也願藉佛力以報焉而縣之西雅山之下其地冲爽以居佛誠宜於是以至順壬申夏度地八十餘畝夷高而增卑墜窪而支池使平正如一遂以後至元己卯秋八月乙未興役中為大佛寶殿四阿崇三十有六尺益其尺十四以為廣深視廣不及二左右翼之深廣如之殿之後法堂祖師祠侍者寮居左檀越祠

首座寮居右法堂之後觀音閣又後為茶堂為方丈殿之前山門三間門東門西翼以夾各二為維那知客之寮夾之東西各一樓東樓構經一大藏皮焉西樓範銅為鉅鐘懸焉門之外臺門臺門之前為放生池其上為梁其前樹扶闌又前列七成佛圖而其數如成皆美石為之左右廡各十有七間自法堂屬千門中左廡為伽藍祠而廡後曰庫廳曰行堂曰厨院在焉曰東庵曰倉司又在其後中右廡為會善祠而廡後曰栴檀林曰選佛場曰照堂在焉曰西庵曰漏園又在其後殿而方丈方丈而門外至于臺門內至于庖漏與夫作役之舍屋以間計通百有六十有八凡事佛之儀物奉僧之器用制所宜有者罔不精備而穹垣厚礎脩術崇階稱之木石錐甍釘灰丹漆匠備之直為四十萬五千緡為米玖千捌百石佛菩薩阿羅漢以至護法天

王之像設悉室以黃金爲金百十有八兩以至正乙酉春二月甲戌訖功而先立智通實始終効其勞是秋迎致逆川順禪師主之又割田千二百畝爲恒產勅賜今額定爲十方禪院仍下璽書護持則明年夏四月也帝師亦錫吳君號正心德大圓悟居士云尚論其世蓋有元豐豫之際於時郡邑間享積之家百倍吳氏富埒封君者固多皈心真乘喜施不靳者亦未嘗無之名藍上刹方興土木之功捐十金資之以田數十百畝助其不及則自以爲輕財好施而人亦與之輕財好施之名觀吳君獨力自任以濟登慈風斯下矣自昔爲浮圖氏建大寺市大田非王公則戚畹也吳君一布衣男子耳十餘年而能爲王公戚畹之所爲此其材且智爲何如抑聞之寺落成之日吳君年未六十即冥家事不問作樓四楹于方丈之西垂入處之焚香默坐

閱月踰時不出戶二十載猶一日年八十有四一日閱般若經終卷遽入室延寺衆語之曰老居士行矣幸大衆稱揚佛號試別合掌隨衆稱揚而逝夫離俗去智究竟生死情特如是豈非所謂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者與孰得以造寺功德爲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議之哉常等克念父祖之勤勞汲汲焉求文昭示寺僧使知勦始之不易而相與保守於無窮亦可謂賢孝子孫矣

武義縣重建廣福院記

武義縣之闡闡中有佛刹曰廣福院元之至正丁酉春燬于括寇其年冬僅剩大佛寶殿未及視其成而僧衆或逝或散莫有任其興廢之責者爲日已久屬者余宦遊來歸過焉則朱甍翠桶寶鐸金鈴煥然錫然震耀耳目矣上人志晉肅余入坐方丈

而言曰 皇朝癸卯之歲志晉用甲乙之次忝主是山顧瞻焉
奔不遑寧處切自思惟失今弗圖將墮先業而墮教基乃與吾
徒宗煥慈蔭經營綜理而延慶寺住山如海邑士洪德潤等矜
吾之有志也所以伙助者靡愛其力爰哀衆施益以已素聚材
庀工成大殿於甲辰之夏建山門於乙巳之春巖像設於丙午
之秋而兩廡之作以戊申夏法堂之樹以辛亥冬寢室庫庫尙
漏之屬次第訖役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方圖緒成之
過不自量業欲具事狀求記於執事而辱下臨敢遂謁之按院
始於宋之嘉祐丁酉本福暉浴室也治平丁未初賜額曰壽聖
遭燬于宣和庚子未幾重興紹興壬午乃改賜今額曰廣福元
大德中溪數濱院又當其衝焉橫流必食之地山門既圯而衆
亦無以自安主僧永起得今址於徐文肅公之孫揚祖乃公之

別業遂徙而建焉實至大辛亥也自嘉祐丁酉至今洪武壬子
凡三百二十有二年一圯於水再燬于寇盖有數焉至於以廢
爲興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且起之汗建始事以辛亥晉之重
建訖役亦以辛亥信非偶然哉前乎起也顛末不登於文字固
莫可考也觀俞公之記起致力於大競之際歷二十寒暑猶有
待於時兼惟力繼之而後規制大備可謂難矣今恒產不加多
而物力不逾前且倍楚晉毅然以興起自任訖能以十年之間
而復還舊觀不愈難哉思其難相與扶植彌縫之使之永久弗
墜是誠在乎後之人庸次第書之俾刻石昭示焉施錢與助者
之氏名具列于石陰此不著

清泉庵記

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陽厭闐闐之喧囂思得寂寞之地澄坐

條慮焉余友前蒙陰縣主簿林故伯乃相與之縣南嶺門之清
泉庵初平道林氏屋側復折而延朱陳二氏居之前後以入庵
為屋若干間大山屏其東天妃祠峙其南祠之祝史盧于其西
劉氏園于其北湫隘猶民家耳前則東山九鳳諸峯森秀環列
暖翠飛襲庭戶使人有憂憂之思固自可樂也庵僧曰東源順
師嚴重簡默對坐移時視瞻不苟類有道者余心異而喜之暮
返而朝往於此兼旬矣乃知師年十八得度傳法於虛白曰公
後三十有三年為洪武戊申司葺綸江心其夏指揮何公高其
行言於郡禮請住持神山禪寺又三年謝去其徒栖於歸元七
年敬伯尊人彥輝與誓仲輝者以茲庵又虛率里人延致之人
固疑師之不肖也而師欣然不拒夫領衆叢林升坐說法號為
長老而居之不擇乃爾不惟不擇居而安完其缺與其廢未嘗

不盡心焉此豈非有道者哉師以庵未有記具石求記而吳君
元範又為之請乃書曰菴初於宋淳熙間名正因堂檀越吳氏
始居此者曰正覺大師傳六世而至太古聞元至正甲午燬于
寇太古罄其私橐經營興復甫樹前殿未及視其成而報緣盡
矣師徇衆之請來主此則戊午夏也塗墍前殿建後殿闢僧堂
翼以兩廡嚴像設其中皆出於師以介清泉坊改今名永業僅
五畝凡瓶錫之集香花灯燭之供日用食飲之需皆仰衆施亦
惟師道行足以起人敬信以故施者相踵也師縣之萬全鄉人
俗吳氏云

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

平陽之江口舊嘗因海隄中斷之樅石為兩厓深廣各三丈內
外貼石為左右翼又敷石壇於前後中涯植石楹枋於雙門缺

坎陷板以爲荷每門板十有二層時水盈縮而閉縱之覆以屋
五間號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
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存耕嘗率衆繕理之繼存耕而致力
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禮前松江府華亭縣尉公
誼其歲至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國朝洪武八年水暴溢颶
風激海潮相輔爲害涯崩屋仆而門亦圯今且九年矣爲縣者
更幾人而視之恬然厥民雖欲起廢夫孰爲之倡哉十六年夏
南康彭君尚賢來爲丞是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慨然不寧
亟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韞中攝令還自瑞安與史成都揚
君孝忠進明至自浙江議以克合責成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
之役于官者其人咸不勸而趨以謂浮屠一寧猶能出力哀衆
施完砂塘陰均兩半門今在位者興無窮之利吾屬願不能効

勤勞乎或輸以財或薦以力協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
誼嘗致力於斯也練歷而老成推使督役焉於是市石與木揆
日庀徒以番以築以繩以劑隄涯門倚以至于屋悉復其舊而
欽麓堅緻視昔過之足支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
二十五丈以免人於淖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欽
刻石紀成而因謝君復元屬筆於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
里左江而右山潮汐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徑此
而入江初斗門之未作也衆流既莫之遏而海鹵水亦得入以
害稼民交以爲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溺乾有所仰而惠利
及於二鄉五都之人溉田六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係豈輕
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使
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蓋我

有恃水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補而緝之者有其人乎壞于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為已任將遂陳前人之功失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廢舉墜其功蓋與初始等矣於戲使凡為縣者皆能職思其憂若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蒙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為之書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 皇帝即位之明年 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今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傲赴 京師事格不行而提

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丞李君公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第其畛域樹垣以續之王君歸自 京師謂部使者祇承德意返故地於久穰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毛君渾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眾眾致面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驪而致黜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矧 國家方脩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為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

一以爲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其陝西人王君名彞字秉文北平人輝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賦量於紹興辛酉檢踏於嘉定甲申覆量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爲制密戶有恒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水旱于某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積積浸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輒復益步加畝以幸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爰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

皇朝遂有鑿空之賦

名曰虛譌糧而其數之多爲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其償吏端端惟感入不登是恩而公私交以爲病矣事聞中書

省亟命檢覈除之戶部授田令俾以五尺爲步造弓尺以量符下旨重改成籍罔敢自任既而命明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興役又以事罷去會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爲已任蓋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焉爲量長保擇一人焉爲里長都以五十步爲率築堠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爲率築堠一焉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爲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楮表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比保分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異時訴水旱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弼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詣諸鄉即寺觀以次舍裹糒糧以食飲衝冒暑雨跋涉所陌履畝而申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

短絕彼補此塵累微積以足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溪而鑿于水昔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哀諸所表為魚鱗圖為流水水田以會賦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虛訛之數其為增者收者摠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蠲者摠三百四十五頃有奇所以核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者如用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旬有四日圖用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訖明年夏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五旬而畢以竣事聞數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伐石圖其悠久介智者住山普仁求文為記余聞經界者仁政攸始三代盛時分田制祿由乎井地之均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

殊至若資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一也今檢覈之舉執政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待下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國家裕民意哉是宣王君於蒞政之初不憚勞勩而懇懇焉致其力也更張惟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節度下有堂守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為政者毋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庸有既乎然則托焉以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隸州人嘗覈田蘇州為諸州使者冠其乘倅是郡也由承運庫使外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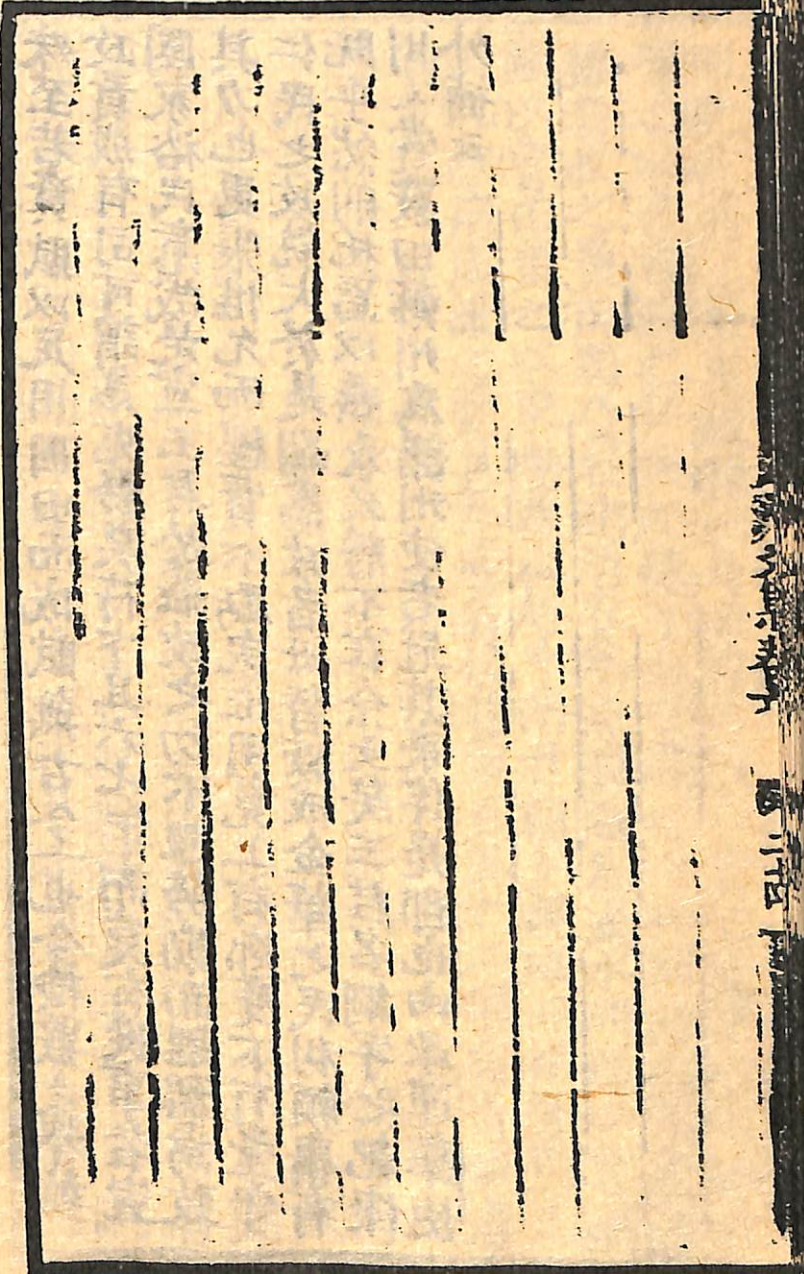
第 35518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

図書館 2



号	平
SS. 11. 8	平
	大
	會

周

